

中国文化史丛书

中國駢文史

刘麟生著

中國文化叢書

第一輯

中國駢文史

劉麟生著

上海書店

本书根据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复印

中国骈文史

刘麟生著

上海书店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宝山县东方红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5 5/8
1984年1月第一版 1984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000

J70·1 (全五十册) 定价70.00元
(内部发行)

瞿序

憶吾少時塾中讀文字，所口誦心維者，不外姚氏所選諸篇，每有所作，輒仿其聲調而出之，亦自哂其爛熟也。偶讀左傳卷頭杜元凱序，頗竊疑晉人之文，如此其肅穆演迤，何遽非佳文，豈爲文非搖曳作態不可乎？元凱生於諸大家之前者幾及千年，豈遂不足學，而必諸大家之襲是效乎？逮稍知讀書，便嗜蕭選，兼及徐庾，以爲天下之美在是，益鄙所謂古文詞者爲不足道。試操觚擬古，每於一篇之中，上取漢魏，下取齊梁，雜糅而融合之。於是湘中大師湘綺先生見而激賞，因誨以文字之道，至爲深切著明。然後知向之所疑，果不爲無見也。歲月荏苒，問學無成，回憶少年，妄自矜肆，眷宿過於宏獎，祇堪嗤悔。然數十年中於爲文之道，則已身體力索而差有所得者，抑又未始非爾日敢於致疑仰荷裁成之效也。大抵自宋以來，緣於場屋格式之束縛，雖曰文體較醇，而文章之美，遂漸然以盡。彼爲文者，幾限於一定格式，不合此格式，便不得謂之曰文，其文固易學而易成，最便於書塾之講授，科場之衡

鑒。及其究也，專以此種文式裁量古人，授受相承，法乳無二，故自宋以來，千年之間，文體未嘗大變，不似由漢至唐之間，變化繁蹟也。善乎孫淵如之序洪筇軒文鈔也，曰：「明季以來，以八比課士，其選唐宋人文集，多取近於時文習見者，疑爲古文定格。」此語蓋能探微發覆者。近人厭惡文言之膚濫，以致欲一舉而摧陷廓清之，直以口語爲文，此固本必先腐而後蟲生，必然之勢也。顧自文學變遷源流之大勢言之，要不能外推陳出新之義，每一時代，必具其時獨擅之美，以此時之美，融入彼時之美，劑合而釀製之，則又煥然一新矣。居今日而欲矯前此之積弊，闢未來之新機，則必痛戒淵如所謂取近於時文習見者，疑爲古文定格之膠見，而悉取古來各種文字之所長，平量融化，益使我國文字，粲然復呈鉅麗之觀。誠如是，則駢文誠不可忽也。向來所謂駢文，本指儷體而言，顧自有所謂古文詞者出，而凡不涉八家之藩籬者，皆不得不歸於駢文之列。駢體文鈔，固已如此。古文詞既不足以概散文，則駢文常包漢魏賦家，以迄於宋四六，乃至近代似駢非駢之應用文字，亦皆在其中。就中如文選諸賦之俾色描稱，體物瀏亮；如六朝公牘文字之敘述事宜，委曲平實；如魏晉諸文之蕭疎澹遠；如佛典諸文之馥妙微密；如齊梁小品之妍麗婉轉；如徐陵諸書之博辯開張；如庾信諸賦之驅邁縱橫；如唐人

小說之旖旎豐縟，如宋四六之清剛骨立，如清人奏議之明析警闢，如清人書札之典切華潤，任舉一端，皆自有其獨具之美，皆可供筆底驅遣。不此之務，而獨抱守八家之殘闕，以爲文章之美，具在於是，宜乎末學稚齒，視文爲畏途，不得不潰堤防而無所歸矣。邇年從學諸生，每叩余以學文之法，余問以所苦，輒曰：「意中有所欲言，每苦不能造語以達之。又所讀古文，未嘗不諳熟，然操筆效之，終不適於用也。敢以是爲請。」余應之曰：「此皆不讀駢文之過。若取文選熟讀數篇，便知古人命意選詞之變化無端，左宜右有，舉一反三，更無難事。」又專學古文，不能博觀古今文體，則胸中祇有此種格調，於實用自多捍格。試觀近世能文鉅子，如曾文正者，其奏疏文移，何等精切愜當。要是從唐宋人奏議及通典通鑑諸文融化而來。文正家書中，訓其子再三注意於文選，甚至由文選以推至於訓話。（見咸豐十年閏三月與紀澤書）足見其功夫所自來。古文專講義法，斷不足以概爲文之道。若能多讀古今應用文字，自不致下筆純乎空言矣。近人文字之弊，約有三端，皆可以駢文藥之。一曰浮淺。駢文中無淺語。試看陸士衡豪士賦序及弔魏武帝文，其推論情理處，真如游魚之出重淵。又如李蕭遠運命論及劉孝標廣絕交論，其反覆申論，面面俱到，名言絡繹，霏玉貫珠，令讀者自得探玩之樂，此駢文之

所長一也。一曰膚闊。此是時文大病，而近人每易中其毒。漢魏賦家，從無一語虛構。故太冲之賦，十年而後成。文賦云：「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駢文雖似繁縟，而必以警切爲主。阮文達嘗曰：「議論空而無意以貫之，文選中散文固不爾。」此駢文之所長二也。一曰枯淡。近人文字，每患句調庸熟，用字枯窘，縱有新意，亦無精彩。文選諸篇，足供後人纂組之需，其義尤顯，無待推說。此駢文之所長三也。學者能於此中參悟一二，自不覺爲文之苦，而及有優游自得之樂。一言以蔽之，不讀駢文，不知吾國文字領域之廣，法門之多也。余往時戲作駢文概論一書，嘗欲鼓吹是說，急於削稿，殊未嘗所欲言。而吾友劉子宣閣實爲之序，枉致推許。今宣閣又自爲駢文史一帙，屬稿之前，徵余商榷之詞，且曰：亦必以序相報。余方自媿學無所進，曷以益吾良友，而宣閣必以爲識途老馬，不聽余之辭讓，故舉意所觸發，浮漫寫此，以弁其端。烏乎！道喪文敝，至於此極！而宣閣獨能從容握管，爲書以詔學子，其風行坊肆，且可預卜。然則古人文之至者，光燄終不可遏，非蚍蜉所能輕撼可知，其又何待余之喋喋爲駢文張目耶？丙子春日，自粵之燕，途出上海，與宣閣相見，縱談至樂，諾此爲文。歸裝甫解，寫成歸之。瞿宜穎兌之甫記。

論者或曰：駢文非盡人能解，故非文之至者。此自文其過之說也。且以唐宋舊畫爲喻，其布置境界，點綴景物，用筆細如絲髮，傅色豔若雲霞，乃至絹地之緻密，題署之精妙，無處不見良工心苦。觀畫者苟非夙擅鑒賞，誰復心領神會？若懸此畫於國門，令負販者觀之，能喻其佳妙耶？佳畫不必盡人皆賞，則佳文豈必責盡人能解乎？文之佳者，竊曲往復，蘊涵萬端，讀者如鼯鼠飲河，滿腹而止耳。漸以鑒賞之法傳之於人，此宣閣是書之微意也。

駢文之理，伏於吾華文字語言之形聲組織，假使僅廢文而不廢語，駢文猶無滅理。何則？不觀口語中之民謠俗諺，必兩兩相對乎？所謂文者，本取彰彰之義，非配儷均齊，映發成趣，不足以當文之目。推之於吾華音樂繪畫建築藝術，罔不基於此。則直謂吾人日日孕育薰習於駢偶之環境中，未爲不可也。又不見人家慶弔必用聯語乎？當世之人，痛詆文言，雖作聯語，亦必白話，雖爲白話，仍是駢偶；足知習俗如此，終不易脫駢文之拘絆也。

又流俗之人，每震於駢文用典之浩博，以爲不易索解，望洋向若，因畏生忌。殊不知駢文不盡需用典爲高，其用典者，亦貴於融合無迹，剪裁得當，雖用典而不覺其用典，方爲妙手。凡專以堆砌爲

能者，固非駢文上乘也。今人不善讀古書，胸中空無所有，無往而不見其扞格，又豈獨不能解駢文耶？

兌之又記。

麟生按：瞿君兌之有駢文概論一書，世界書局出版；又有時代文錄，北平文奎堂寄售。

目次

瞿序

第一章	別裁文學史與駢文·····	一
第二章	古代文學中所表現之駢行語氣·····	一一
第三章	賦家奏疏家論說家暨碑板文字·····	二六
第四章	所謂六朝文·····	四三
第五章	庾信與徐陵·····	六一
第六章	唐代駢文概觀·····	七三
第七章	陸贄·····	八八
第八章	宋四六及其影響·····	九五

第九章	駢文之中衰——律賦與八股文·····	一一一
第十章	清代駢文之復興·····	一二三
第十一章	駢文之支流餘裔——聯語·····	一四五
第十二章	今後駢文之展望·····	一五七

中國駢文史

第一章 別裁文學史與駢文

別裁文學史與文學中之別裁 別裁二字，始見於杜詩。少陵戲爲六絕句云：「未及前賢勿更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讀此詩，可以窺見我國詩聖對於文學上之觀念；其胸襟浩大，虛懷若谷，猶足爲今人則倣。至別裁文學，究爲何物，不可不略論及之。

別裁者，以正宗爲對象者也。作者昔時講授文學史時，學子每以正宗文學之定義相質難，當時媿無滿意之答復，今恐仍不能爲滿意之答復。姑立論曰：凡體裁雅正，氣勢高妙，一時人士所奉爲矩矱之文學作品，皆得諡爲正宗文學。異乎此者，則爲別裁。然此爲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如初唐四傑之在當時，固爲正宗文學，不待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四傑已失去其正宗地位。故杜老喟然嘆息，以爲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江河萬古流，卽正宗之文學也。譬諸作字，真行篆隸，區以別矣；昔時士彥，翰苑迴翔，字體率趨顏柳歐虞，奉爲正宗；近頃崇尚北碑，書法誕放，別裁之風大盛。然北碑中亦有舒徐端正之體，如刁惠公墓誌銘之類，則別裁中又有正宗。世事紛拏，進化繁複，斯又蔚爲巨觀矣。倘以之移論文學，何嘗不可作如是觀。宋詞元曲，今人奉承，惟恐不至，前此未之有也。以今日之目光觀之，此種時代文學，固不失爲正宗，然古人固以別裁目之。文體然，作風亦然。明人公安體文字，往者不爲士林所齒，現代士大夫搜剔呼號，風氣爲之一變，此又何耶？

請再具體言之，沈歸愚諸人所輯之五朝詩別裁集，譽重藝林，流傳至廣，其所選率重端厚謹嚴之作，風號稱注重格律，而滄海遺珠，俯拾卽是，其中漏列佳作，殊爲不少。輓近人士，詩尙江西派，詞習夢窗，文舍桐城派莫屬，倘以此種種爲文學正宗，則別裁文學中之佳品，被擯棄者多矣。「轉益多師是汝師」之謂何？矧吾國古代文章，駢散不分，後此始涇渭顯然，爲駢文作史，正不妨以別裁文學史視之矣。

單音文字所給與駢文之便利 駢文爲中國文學中之特產，殆已世無異辭。劉申叔謂「非偶詞儻語，弗足言文。」（見劉氏所著中古文學史）此固囿於六朝文筆之分，發爲茲論。然駢文爲我國所獨有，劉氏言之，頗爲親切。其言曰：「物成而麗，交錯發形；分動而明，剛柔判象；在物僉然，文亦猶之。惟是捺欲通曠，縱實挺同，偶類齊音，中邦臻極。何則？准聲署字，修短揆均，字必單音，所施斯適。遠國異人，書違韻誦；翰藻弗殊，俾均斯遜。是則音泮輕軒，象昭明兩，比物類醜，泯蹟從齊，切響浮聲，引同協異，乃禹域所獨然，殊方所未有也。」（劉師培中古文學史講義第一課）

西洋文學中，亦有平行之語氣，（參閱拙著駢文學第七頁至第九頁）而駢文則無有。此則彼方文字之本身，有以限之，匪有他故。中國文字單音雙義，遂造成駢文之絕大機會，蓋單音雙義，易於屬對，且單音之字，說話作文時，有時甚感不便，則複其字以釋之，如名詞中之絲綢，絲卽綢也。形容字之泄沓，泄卽沓也。動字中之欺騙，欺卽騙也。緣此類推，不可悉數。反之則單音雙義之字，不特工於屬對，抑且使作風易於凝鍊，如書經中之「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詩經中之「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臚仕。」等句子，無不言簡

意，而文字簡鍊，實能增加偶儷之可能性。要之或重複其詞，或凝鍊其意，皆所以謀駢儷之成功也。此外則中國文字中之六書，亦爲造成駢文之因素。日月爲明，止戈爲武；見其字卽會其義，指諸事卽成諸文。駢文之美者，幾如一幅圖畫，再加以音韻之諧美，造句之整齊，使讀者易於記憶，直能包舉美文中應有之長矣。或者謂象形文字，爲文字中之較幼稚者，茲姑不具辯。要之駢文爲吾國獨具之美文，有其光榮之歷史，自不可不有專書以紀述之。

以上略言單音隻字之文字，宜於綴駢字造儷句，似不煩吾人之辭費。若更爲進一步之研究，則此種文字，能造成駢文之美質，端恃乎音韻方法，請得羅而述之。

單音文字所給與音韻上之美感，蓋有數端：一曰重言，二曰雙聲，三曰疊韻。重言者，重其言也，如詩經中之「關關雎鳩」，雙聲者，子音相同之字句也，疊韻者，母音相同之字句也；如詩經中之於磬力方剛，前二字爲雙聲，後二字則疊韻也。重言雙聲疊韻三者，相互成文，彼此屬對，其能增加音韻上之美感，自無疑義。今再引用駢文中名句，以資佐證。

重言對重言 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浩浩江水，遂同大傳。（梁簡文帝與湘東王論文書）

雙聲對雙聲 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印。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司馬相如

長門賦）

疊韻對疊韻 何嘗不夢姑胥而鬱陶，想具區而杼軸。（昭明太子與何胤書）

雙聲對疊韻 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床，無時離手。（徐陵玉台新詠序）

單音文字給與駢文之便利，既如上述，則駢文之演進與嬗變，實乃自然之趨勢。所以劉彥和有云：「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皋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對爾。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文心雕龍麗辭篇）然吾人未遑細論歷史上事實以前，宜自駢文之體裁與作風兩方面，觀其演進嬗變之痕迹，方爲得之。

駢文體裁之演進 吾人對於駢文之發展，宜先有基本之認識。易言之，卽駢散之分，乃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古代文章，無所謂駢，亦無所謂散，奇偶相參，純任性之所至。彥和所謂「豈營麗辭？率然

對爾。」深得其中旨趣。東漢文體日趨峻整，至六朝始登駢儷之極峯，然尙無所謂四六文也。唐代古文運動，陳子昂樹之風聲，韓昌黎柳子厚植其基礎。而後駢散之分始著。晚唐李商隱有樊南四六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且爲之辭曰：「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也。」（見樊南四六集序）至宋代駢文，始專以四六名。其別爲何，卽古代駢文，不專用四六之句，離古愈遠，而四六之句愈多。清代駢文，爲復古運動，始以駢文相號召，於是駢文之體益尊，而範疇益廣矣。李兆洛選輯駢體文鈔，專以漢魏六朝文字爲依歸，且欲寓散於駢，一反乎古，駢散由合而分，由分而漸趨於合，此體裁上之大變也。

於此有一附帶研究者，卽駢文與韻文之關係是也。韻文之在西洋文學中，不過詩歌而已。而在吾國文學中，則有賦，有箴，銘，贊，頌，誄，而賦之爲類爲尤夥。以上種種韻文，有駢行，有散行，有駢散互用，而最古之韻文，則駢文家散文家無不奉爲圭臬，所謂駢散古合今分之消息，於此中最易參透。今欲明瞭駢文散文韻文之相互關係，不妨試爲左列之一圖。

駢文作風之嬗變 明乎駢散古合今分，與駢散的區別爲相對的而非絕對的，二大原則，始可